

中共發動「懲越戰爭」戰略作為之研析

陸軍校 李志堯

提 要

- 一、「懲越戰爭」為中共自韓戰後主動發起的對外有限戰爭，故為研究其對外用兵思維模式的最佳戰例。
- 二、中共基於自身利益考量，尤其是面對領土主權問題的直接挑戰，在經過多次交涉、警告無效後，往往會採取回應行動。
- 三、中共為營造「師出有名」的態勢，通常會以外交手段試探國際反應，一旦情勢有利己方，即可能會有所動作。
- 四、中共慣用奇襲的軍事行動，以支持對外戰爭之目的，並在戰前即擬訂撤軍計畫，俾於未來的談判中獲得利益。
- 五、中共發動「懲越戰爭」目的及戰略作為是多重性，雖然作戰時造成共軍重大傷亡，惟檢視中共全般狀況仍能達到預定效果，其對外用兵模式殊值參研。

關鍵詞：懲越戰爭、中越衝突、有限戰爭

壹、前 言

中共一向以復興傳統中國強國地位自許，對於清朝末年西方列強侵擾中國的歷史回憶印象猶新。^{註一}因此，自1949年建政以來，曾因領土主權紛爭對外用兵八次——1950年韓戰、1954年砲擊金門、1955年大陳島之戰、1958年金門砲戰、1962年中印之戰、1969年珍寶島之戰、1974年中越西沙之戰、1979年懲越戰爭，在此期間，即使國家內外皆處於危困之中，其仍不惜使用武力來表達捍衛領土主權完整的決心。尤其1979年2月的懲越戰爭，則是緊接在越共和蘇聯簽

訂軍事同盟條約（1978年年底）之後所發動，無視俄國的可能干預而退縮，其不惜冒軍事和外交極大危險之出兵舉動，讓國際社會矚目。

中共自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高速發展帶動軍力的增強，使不少美國人士擔心中共會向美國在亞太的霸權挑戰，^{註二}而思防堵之道。「911事件」後美國把軍事力量直接投入阿富汗，^{註三}並順勢進入中亞地區，一個圍堵中共的包圍圈（日本——臺灣——菲律賓——印度——中亞）已大體成型，期間美、臺雙方軍事合作關係的發展，素為中共強烈譴責，^{註四}未來美、臺軍事合

註一 唐仁俊，「中共對領土主權處理模式之分析」，國防雜誌（龍潭），第16卷6期，民國89年12月，頁53。

註二 聯合報（臺北，民國90年5月20日），版15。

註三 主父笑飛，「阿富汗戰爭與美國能源戰略」，廣角鏡（香港），第350期，2001年11月，頁18。

註四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91年5月19日），版11。

作的進展，是否會誘發中共類似「懲越戰爭」的思考，殊難預料。李德哈達曾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假使你希望和平，應先了解戰爭」，^{註五}遂引起個人寫作的動機，並從國際層次的角度切入，藉檢視中、越共兩國因利益衝突而爆發戰爭的史例，對中共發動「懲越戰爭」在政治、外交、心理及軍事方面的戰略作為加以探討，理出其對外採取懲罰性有限戰爭的行為規範，以達觀察中共對臺可能用武模式參考之目的。

貳、中共「懲越戰爭」的肇因

一、中、越共衝突的歷史背景

中、越共政府於1950年1月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迄1979年已近30年，大體而言，在雙方交往的前半段（1964年以前）可稱之為：合作大於競爭，和諧大於分歧，協調大於摩擦；而後半段則逐漸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即競爭大於合作，分歧大於和諧，摩擦多於協調，終於在1975年前後演變成爲緊張、對抗、衝突及兵戎相見、干戈相向的局面。

越共方面認為在30年的「越中關係」期間，中共曾三度背叛越南，即在50年代中期「阻攔越南人民在抗法戰爭中取得完全勝利，並分裂中南半島三國人民，妄圖削弱及吞併三國，以作為其向東南亞擴張的跳板」；在60年代初期曾「放任美國直接侵略越南，使美國敢於1964年8月製造『東京灣事件』，並獲得鼓勵」；在70年代則「阻止越南人民完全解放南方，並以仇恨的眼光看待越南，專搞大國主義，不再支持越南人民在新階段裏重建國土，且蓄意破壞越中關係」。此外，還指責中共反對越共與美國和談，而自己卻暗中與美國進行和解，並以犧牲越共的利益為條件，去換取美國對「解決

臺灣問題」的讓步與關係正常化。

中共方面以為自越共建黨到建立政權，可說幾乎完全由中共一手所提攜、扶助，而視越共勾結蘇聯的行為乃係忘恩負義舉動，抨擊越共在蘇聯的支援和慫恿下，瘋狂地推行其區域霸權主義，並扮演蘇聯謀求世界性霸權主義之「馬前卒」的角色。中共認為維護其自身安全利益的最佳途徑是在亞太地區保持一個和平環境，而保持這個和平環境的最佳途徑是由中共自身扮演「中央性角色」，在該區內形成一個以反霸統一陣線為核心的區域性安全體系。然而這個架構卻為蘇聯及其代理人——越共聯合阻撓、破壞，乃至從南北兩側對其自身的安全構成直接的威脅，而且越共復以區域霸權主義的「小霸」地位，向中共所欲扮演的「中央性角色」或所尋求的區域性霸權主義挑戰，於是招致了中共的堅決回應——1979年2月的「教訓」之戰。^{註六}

二、中、越共政治因素的紛爭

（一）越共迫害華僑

自1975年越共統治整個越南後，越共迫害華僑問題成為雙方產生糾紛的原因之一。關於旅居越南的華僑問題，中共說雙方已在1955年達成諒解，確定應逐步教育華僑轉為越南籍民，但只能在自願的基礎上進行，而不應該採取強迫的做法。可是越共在1975年控制南方後，卻採取強制手段，變更華僑國籍，對不願意改籍的華僑，則採取收高稅和準備不允許他們續留越南的措施。中共認為越共事先未與其商量，而單方面採取強制作法，使中共「政治上處於困難的境地」。雖然中共有關單位一再交涉，越共卻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仍繼續把大批的華僑趕離越境。當華僑受到越共壓迫時，中共不得不作出保僑的姿態。

^{註五} 陳成嶽，「淺論戰爭」，陸軍學術月刊（龍潭），民國84年12月刊，頁8。

^{註六} 轉引自劉天均，中越共關係的衝突層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3年），頁2-11。

(二)中、越共領土爭議

中、越共邊界問題包括三點：1.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歸屬問題。2.東京灣水域中大陸棚及水下資源的劃分問題。3.中、越共陸地邊界問題，雙方互指對方沒有誠意解決邊境問題。在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主權爭議方面，越共對於這群島嶼主權的立場，前後不同，使原本不存在的領土問題，也成為雙方重大的爭端之一。並且中、越共邊境持續不斷發生糾紛，1974年的邊界糾紛事件有100多件；1975年突然增加到400多起；1976年竟然達到900多起之多，^{註七}中共雖一再提出警告，越共卻不予理會，因此中共決定採取斷然措施。

三、中共對越共入侵柬埔寨的反應

越共一向自視過高，故常以中南半島主人、監護人、解放者自居。他們主張在中南半島事務上享有支配性權利和扮演領導性角色，但此一野心卻遭到赤柬抵制，於是越共便計畫顛覆柬埔寨，而此一計畫又為東共粉碎，並斷絕和越共的正式關係。至此，越共所能用於對付東共的手段就只有最後一著——1978年年底的軍事攻擊，將波布政權推翻，代之以橫山林的傀儡政府。

中共基於自身的利益，認為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南半島，最為符合其基本利益，故對標榜獨立、不結盟的波布政權表示支持，換言之，中共之所以支持柬埔寨，實乃出於謀略的運用——維持多元、削弱越共。東共懼於越共的威脅及惑於中共的利誘，故自1975年奪得政權後，即採取疏河內而親北京的政策。

然而越共對東共勾結中共採取反越的行徑懷恨在心，必欲去之而後快。但越共深知憑己之力無法對抗中、東二共，必須假借莫

斯科之援助才能達到目的，遂於1978年與蘇聯簽訂一項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條約」，建立軍事同盟的關係，並利用此一時機，在當年年底以武力方式推翻波布政權，並在金邊建立一個傀儡政府。從此，柬埔寨問題便成中、越共鬥爭衝突的第二戰場。^{註八}

參、中共「懲越戰爭」前的外交作為

一、中共對蘇聯反應的預測

中共預測蘇聯對這次攻擊的反應，充其量只會以軍隊發動幾次邊界騷動而已，而中共對於這種小騷動是有把握控制的。北京估計俄軍對中共最多只會發動10個師的攻擊，而中共不必從其它地區調動軍隊就可制止這種侵襲。中共聲稱並不擔心蘇聯會按照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的第六條，去干涉這場戰爭，鄧小平認為俄國將不會發動大規模的行動，但是如果俄國真的有所行動，中共也早已有妥善的準備。

中共認為手中握有五張王牌，可使蘇聯不致引起強烈的反應：1.鄧小平訪美時與卡特總統見面都提出「反霸主義」口號，這使中共可擺出一付有美國撐腰的姿態，來對越共發動攻擊。2.中共宣示此次進攻目的在將越軍逐出中國領土，使蘇聯難假名義去擴大中南半島戰爭。3.有關美、中、蘇三角性的關係，使蘇聯不願冒險破壞美蘇關係，而失去與美國第二次「限武談判」的機會。4.中共迅速的向世界宣佈這個反擊是有限制的，不會威脅到越南生存。5.中共很謹慎的將這次戰爭的氣氛保持在低調的狀態下，沒有龐大的示威遊行及反蘇宣傳。^{註九}

二、鄧小平訪問泰、馬、新

對於越共推翻波布政權的軍事行動，東

^{註七} 同註一，頁59、60。

^{註八} 同註六，頁89-91。

^{註九} 彭慕仁，「中共懲越戰爭的決策」，政大碩士論文（臺北），民國75年12月，頁124、125。

協在五國外長會議聯合聲明中，一致堅持仍承認由波布領導的政府，而且主張「外國軍隊」立即撤出東國，否則全世界國家應立即對這個「外國」採取制裁行動。此次聲明中雖未明言這個「外國」就是越南，但不久新加坡外長在吉隆坡的一個會議上便公開指出，聲明中所指的「外國」就是越南。在波布政權垮臺後，從東協五國政府所持立場可以看出，他們所標榜的中立已在金邊失陷後迅速偏離蘇、越兩國。

基於對東協國家的這種心態認識，鄧小平便率代表團展開對東協三國——泰、馬、新之訪問活動。訪問三國期間，鄧小平雖與各國政要進行過多次會談，但內容均未予以公布，一般相信鄧小平此行必然和各國就中南半島局勢交換意見。儘管會談情形未公開，然鄧小平所到之處的公開場合，其皆強調東協堅持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的主張，不僅加強了成員國的團結合作，且有益亞洲及世界的和平與安定繁榮，不過要特別警惕霸權主義正在東南亞加強伸張。^{註十}原本東協國家對外政策，係以美國馬首是瞻。在美國與中共建交後，因美國忙於處理美巴運河主權爭執、以埃大衛營談判、美俄第二階段限武談判之際，已無暇他顧，東協諸國為遏止越共之擴張，乃不得不藉中共來制衡越共，遂使中共趁機展開外交統戰，^{註十一}以探測東協對中共「懲越」的反應，俾為其爾後的行動營造有利態勢。

三、鄧小平的訪美

1979年1月1日中共與美國建交後，鄧小平即於1月28日從北京啟程前往美國訪問，鄧小平在美期間共與卡特總統舉行三次會談，據卡特總統表示會談「極其有益和富建

設性」；中共方面亦透露，會談「大部分用於討論國際形勢」。儘管美國和中共都沒有透露會談的詳情，但是因為鄧小平在啟程訪美之前，曾接受時代雜誌記者唐納旺的訪問，要求美國、西歐、日本、中共和其它國家聯合起來，防止蘇聯的擴張。因此，如果我們檢視鄧小平此行在美國的言行，可以發現其與卡特總統會談的內容主要是國際形勢，而談話的核心問題則又以反蘇為中心。

鄧小平深知美國之所以主動接近中共，主要原因是希望利用北京與莫斯科的衝突，達到分裂共產集團之目的。尤其當蘇聯直接或間接地在世界各地推行擴張政策以來，更加促使美國進一步拉攏中共。而中共本身也深感蘇聯處處孤立中共之苦，因此亟欲在國際間尋找對抗蘇聯的同盟，為迎合美國的心理，所以鄧小平乃在反蘇問題上大作文章。雖然鄧小平在訪美期間的話題主要集中在抨擊蘇聯的「霸權主義」，並沒有明顯地提到要「制裁」越南，不過在鄧小平訪美前，中共已迭次揚言要對越南予以「懲罰」，並且警告越南，表示中共說話算數，不要把中共的話當作「耳邊風」。

由此可見，鄧小平在訪美時，應該已向卡特總統表示過其進攻越南的意圖。卡特總統雖未表示積極支持，亦未加以明確反對。再加以中共與美國建交目的，雖然是聯美以制俄，但是鄧小平在美國的反蘇言論，可以試探美國在建交後，對中共反蘇行動的支持程度，而發動對越軍事攻擊，則可收試探作用。故鄧小平於2月8日由美國返回北京後，中共地面部隊即加速向中越邊境集結。^{註十二}

肆、中共「懲越戰爭」過程及決策

^{註十}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臺北，幼獅出版社，民國85年），頁160-162。

^{註十一} 張京萊，「中共懲越戰爭指導研究」，國防雜誌（龍潭），第7卷第7期，民國81年1月，頁94。

^{註十二} 同註十，頁162-165。

一、中共的軍事奇襲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共由廣西、雲南省同時向越南北部地區發起全面攻擊。本作戰中共取攻勢，由許世友擔任主帥，秘密集結9個軍（共11個師）、2個砲兵師、2個高砲師之優勢地面部隊，再加上民兵及後勤支援單位，總兵力達50萬人，部署於廣西、雲南之邊境上對越軍形成鉗形包圍之態勢。中共發動攻擊的那一天，印度外交部長正在北京作1962年中印戰爭之後，第一次印度內閣官方的正式訪問，也恰好是在中印戰爭後的第17年，中共第一次再對鄰國發動戰爭。當時河內可能以為中共至少要等印度外交部長離開之後，才會展開軍事行動，同時鄧小平也剛從美國回來，且美國財政部長又將於2月24日到達北京訪問，越共恐怕無論如何也未料到中共會選擇這個時刻開戰。

此外，中共在1978年年底停止向越南出口石油，而以往越南一半以上的石油來自中共。所以中共要趁越南石油量最低，而蘇聯還未來得及補給的空檔發動反擊。其時，越共的軍隊多半在柬埔寨進行作戰，故越南對預防中共攻擊所作的準備顯然不足。尤其是當中共發動攻擊的時候，幾乎越南政府的所有高級領導都不在國內，總理范文同、副總理阮戴春、樂番尼、外交部長、總司令樊天冬以及其它的重要政治人物，在中共開始攻擊越南的12小時之前，都離開河內前往金邊，與東共革命軍委會主席橫山林交涉「兩國關係正常化」去了。綜上所述，中共似乎確有奇襲越南的動機。^{註九}

二、中共的軍事行動

中共所計畫的軍事行動完全是為了懲罰越共，所以在地理、時間和武器方面都自設

限制。中共此次行動，開始於2月16日夜間的砲擊，接著就出動了6到7個師的兵力攻入越南。17日黎明，中共發動了低空突擊飛機轟炸越南邊界，但除了這一天中共出動空軍攻擊以外，以後都未曾再以空軍進行戰鬥。

中共部隊對越南的攻擊點有26個，但最重要的目標有5個，這5個省都分別是萊州、老街、河江、高平、諒山，就戰略觀點來看，諒山是中共進入越境的要域，又為省會及水、公路連絡中心，距河內130公里，控制了由北進入紅河三角洲的咽喉，越過平原中共軍隊即可直驅河內。^{註十}

中共軍隊從主線攻入越南，一步一步的占領了主要的人口與交通中心，並運用秘密潛入輕裝突擊的戰略，在攻擊開始之前，幾千名中共的人員即滲入越南，把交通樞紐地區和一些設備先予破壞，且占領主要的橋樑。另外，中共軍隊還使用輕便型戰車，這是在中印戰爭時沒有運用到的。而在這次的戰鬥中，因為運用了這種攻擊方法，必須緊靠公路前進，所以造成了攻擊進度的緩慢。諒山戰役的最後幾天，有些報導指出，中共軍隊利用「人海戰術」來對付裝備精良的越共軍隊，惟這些報導未獲證實。而在「懲越戰爭」的期間，因為雙方都受到政策上、時間上和地理上的限制，所以無須有背面受敵之慮，在沒有海空作戰的情況下，他們打的是有限之地面作戰。^{註十一}

三、中共的撤軍決策

從戰爭一開始，中共就表示戰事將在兩週之內結束。鄧小平提出10天的期限，他表示，中共軍隊不會深入越境，這個「自衛行動」是在「有限的空間和時間」之下進行的，而中共不打算占領越南的任何一寸土

^{註九} 同註九，頁126、127。

^{註十} 楊金柱，「1979年中共懲越戰爭之研究」，政戰學校碩士論文（臺北），民國74年6月，頁110、111。

^{註十一} 彭慕仁，「中共懲越戰爭的決策」，政大碩士論文（臺北），民國75年12月，頁131、133。

地。《新華社》在2月18日宣佈戰爭時也指出：「我們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絕不容許別人肆意侵犯我國領土，在給予越南侵略者以應有的還擊之後，中共邊防部隊將嚴守祖國的邊界。」

中共對越南有限度的攻擊理由，主要是由於蘇聯的威脅，尤其是蘇聯和越共剛剛簽訂一項友誼條約，其內容是一國受到攻擊，可請求另一國的援救。中共一直怕受到來自南北的夾擊，在1979年2月他們很謹慎地作了一次預測，認為按照有限度的行動，應該可避免蘇聯的直接干涉。中共唯有採取有限度的行動，才能造成國際間蘇聯的反應不夠積極之印象。

同時，「懲越戰爭」的軍事行動也要考量到天氣對出兵與撤退的限制因素，越南北部在4月份即進入梅雨季節，所以中共的撤退行動必須很快；同樣地，在蘇聯邊界4月春雪溶化，也阻止了蘇聯的軍事行動，故中共發起反擊的時機，必須選擇在中國南部的最好季節，但亦是中國北部最壞的季節時刻。此外，中共也不能冒險讓東南亞的國家把這個反擊行動，看成是「霸權主義」的擴張，而激起東南亞國家對中共傳統的敵意。況且中共若想繼續深入越南，那麼蘇聯將被迫要做出若干程度的表態，屆時中共與美國的默契能否維持，也是北京的領導高層們要審慎評估的。因此，綜上所述我們應可看出中共在進入越境之前，早已作了撤退的計畫，以期在未來的談判中獲得利益。^{註六}

伍、中共發動「懲越戰爭」目的及戰略作為

一、突破蘇聯的包圍

越共與蘇聯「友好合作條約」之締結，已使中共處於俄、越兩國的夾擊而腹背受敵。在此情勢下，中共為能突破俄國的戰略包圍，唯有避強攻弱，設法在南面尋求戰略突破的著力點——「教訓」越南，並藉機試探蘇聯的反應。且中共已與美國建交，更可利用卡特政府的「蜜月心理」及其對俄國擴張勢力的不滿情緒，造成美國默允支持的印象，^{註七}因此快速的對越南用兵，使蘇聯猜忌、猶豫，不敢貿然介入干預，若此一計畫奏功，則越共囂張的氣焰勢必受挫，且蘇聯的國際聲望也將受到打擊。

二、打擊越共的經濟

中共此次軍事行動的主要目標，『是在邊界20公里之內，摧毀越南所有的經濟、政治和軍事設施。並且當越共正在攻打東共的同時，越南國內也發生著天然災害（水災），中共在這個時刻發動「教訓」戰爭，對越南一定會造成很大的損失，而削弱其經濟建設的力量。換言之，中共明知絕難挽回越共親蘇之心，也絕難打消越共稱霸中南半島的念頭，故索性將其推得更遠，使越共深陷於東國的戰爭泥沼裏，如此不僅其經濟重建的目標將難以實現，甚而會招致美、日及歐洲共同市場諸國直接和間接的經濟制裁。^{註八}』

三、測試美國的支持

美國在越南的長期軍事行動，是其第一個確確實實吃了敗仗的戰爭，對美國而言，越南就是一道深可見骨的刀疤，讓美國軍民造成難堪的損失，^{註九}也摧毀了許許多多人——從四星上將到「最聰明和最傑出」的知識份子之榮譽感，^{註十}更使美國在國際舞臺

^{註六} 同註九，頁171-176。

^{註七} 唐仁俊，「中共對領土主權處理模式之分析」，國防雜誌（龍潭），第16卷6期，民國89年12月，頁60。

^{註八} 轉引自劉天均，中越共關係的衝突層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3年），頁103、104。

^{註九} Robert A. Pastor著，董更生譯，20世紀之旅（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89年），頁247。

^{註十} Paul Kennedy著，張春柏、陸乃聖譯，霸權興衰史（臺北，五南出版社，民國84年），頁535。

上顏面盡失。故可以想見當美國獲鄧小平暗示將對越南採取行動後，美國在這種心態之下，應該不會有明顯的反對意思。另一方面來說，中共雖然已經和美國建交，但仍未摸清美國在政治立場上的支持程度，藉由向越共出兵的方式，可以探知美國的真正態度，以爭取美國默契防俄援越。

四、威懾週邊的鄰邦

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結束後，中共內部矛盾有待重整。況且因接班問題所衍生的政治鬥爭，雖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時由鄧小平取得上風，然而在黨內華國鋒的政治勢力並未全面清除，國內的政治衝突仍持續存在，致鄧小平藉對外戰爭為由，可攫取黨、政、軍權，有利其鞏固政治地位，以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而此時中共內部的重心亦將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亟需營造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來進行各項經濟建設，故藉發動「懲越戰爭」的對外用兵行動，可以產生威懾週邊鄰邦之作用。

五、爭取華僑的向心

自1979年1月1日開始，是中共全力發展經濟的關鍵時期，亟待海外華僑積極投注資金，以供大陸內部改革開放建設所需，因此中共發動這場「懲越戰爭」，除能達到聲援越南華僑目的外，亦可顯示其比臺灣有能力照顧和關心華僑事務，以爭取海外華僑的向心力。

六、練兵及現代化建軍

鄧小平在談到對越戰爭時已明白指出：「進行一次自衛反擊戰爭，也是一次練兵。」自韓戰以後，中共鮮少有大規模的實戰經

驗，大部分的團級指戰員都未上過戰場，從各地抽調軍隊來作戰，將使軍隊取得作戰經驗。^{註二}另外，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推行四個現代化的初期，強調要修正毛澤東「早打、大打、打核戰」的人民戰爭應急戰備狀態所造成的困境，積極實施現代化建軍工作，惟遭到保守派的強力阻撓，這樣的爭論至1979年的「懲越戰爭」之前仍然存在，直到共軍領導高層目睹其部隊在「懲越戰爭」諒山、高平、老街的戰場上，暴露出步兵基本戰術不佳、砲兵戰力低落、戰鬥工兵保障能力不足、後勤系統效能不彰等弱點後，^{註三}方使保守派的軍頭們啞口無言。所以美國馬里蘭大學出版一本「中共對越南戰爭，1979年：一項軍事分析」的小冊子，即強烈暗示中共是要拿這次戰爭作為實驗品，以堵塞中共內部反對國防現代化勢力的口實。^{註三}故不管中共的動機如何，「懲越戰爭」共軍傷亡六萬餘人的教訓，確實對中共爾後軍事戰略思想的改變，有很大的影響。

七、恫嚇臺灣接受和談

中共對越南的戰爭，亦可能在擺出姿態，意即以越共兵力之強，且有蘇聯在背後支持，而中共仍敢於進行攻擊，何況以臺灣之小，而美國又與中共建交，必要時，中共自然亦可能對臺灣進行一場有限的戰爭，以對臺灣進行武力恫嚇，要脅臺灣與其和談。

^{註四}

八、解決中越邊界紛爭

中越邊境早在清光緒20(1894)年，即由中、法兩國共同勘定，1957年中共總理周恩來與越共第一書記黎筭達成協議，重申共同

^{註二}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臺北，幼獅出版社，民國85年），頁170。

^{註三} Laurie Burkitt、Andrew Scobell、Larry M. Wortze等著，李育慈譯，解放軍75週年之歷史教訓（臺北，國防部史編室出版，民國93年），頁413、414、425。

^{註三} 沈明室，「改革開放後共軍軍事思想的轉變」，共黨問題研究（臺北），第21卷6期，民國84年6月，頁71、72。

^{註四}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臺北，幼獅出版社，民國85年），頁171。

遵守中、法時期勘定之疆界。但中越邊界綿亙1,150餘公里，平均每5公里始有一座界碑，且其間山巒崎嶇，究屬何方難以判定，致糾紛迭起。惟因當時中、越共關係密切，越共又有求於中共，視中國大陸為其大後方，較易妥協。但自越共兼併南越，軍力大增後，即自詡為世界第三軍事強國，在蘇共支持下，對邊界疆土時思覬覦，於1978年1月至次年2月，雙方即發生邊境衝突1,100餘次，中共雖一再提出警告，然越共卻不予理會，中共祇有訴諸武力，始能一勞永逸徹底解決邊界紛爭。^{註五}

陸、對臺海安全之啓示

中共發動「懲越戰爭」雖然造成人員重大傷亡，惟在戰爭目的上仍達到預定效果，而檢視其戰爭前後之戰略作為，涵蓋政治、外交、心理、軍事各層面，殊值我們深入研究，俾獲得若干啓示，以確保臺海安全。職是之故，謹就下列幾項體認加以闡述：

一、中共對領土主權爭議態度非理性且不可預測

中共政權素來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歷次對外用兵都牽涉到領土主權問題，如1950年的韓戰和1969年的珍寶島之戰分別和美、蘇兩國正面交鋒；1955年初的大陳島之戰，更是緊接在臺灣與美國簽訂軍事協防條約（1954年12月）之後；1979年2月的「懲越戰爭」，則是緊接在越南和蘇聯簽訂軍事同盟條約（1978年底）之後，顯示中共在領土和主權問題上的執著——不惜冒軍事上極大的風險而孤注一擲。^{註六}如果從地緣戰略的角

度看臺灣的地理位置，臺灣正好處在中共邁出西太平洋、南進南海的關鍵位置，所以中共絕對無法容忍，在其為發展海權做好一切準備時，兩岸仍處於對峙的局面，這對中共而言是一大威脅。倘若中共能有效排除外力干預進而統一臺灣，中共海軍走向遠洋的大門即洞開，這對於中共追求海權，繼而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具有重要意義。美國國防部在2002年7月向國會提交的中共軍力年度報告裏，即強調中共軍事化的事態發展，凸顯中共日益傾向武力統一臺灣，^{註七}故不能低估中共武力犯臺的意向。

二、中共善用外交手段造勢佈局

中共於發動「懲越戰爭」前，就積極循外交途徑爭取國際支持，並由鄧小平率代表團分別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美國，以試探各國對中共「懲越」行動的立場，在中共獲得「即使動用武力，國際不致有過度反應」的認知後，在鄧小平結束訪美後的第12天對越共發動攻勢，致國際上多認為中共已與美國建立默契，故於戰爭初期並未遭受國際間任何實質反對，並牽制蘇聯不敢貿然干預，中共這種運用外交為軍事準備營造有利條件的作法，頗為靈活，殊值吾人注意，並研擬因應之道。

三、中共慣採奇襲行動震懾敵軍

中共深知若欲使力量平衡發生決定性的改變，奇襲是主要的選項，大規模之奇襲一向是中共解放軍在開戰初期的慣用戰法，如1950年韓戰、1962年中印戰爭、1979年「懲越戰爭」都是如此。^{註八}假使中共決意對臺動武，很可能會猝然發動攻勢，以提高武力

^{註五} 張京萊，「中共懲越戰爭指導研究」，國防雜誌（龍潭），第7卷第7期，民國81年1月，頁96。

^{註六} 聯合報（臺北，民國85年3月13日），版11。

^{註七} 聯合報（臺北，民國91年7月14日），版2。

^{註八} David A. Shlapak、David T. Orletsky、Barry A. Wilson等著，夏新生等譯，可怕的海峽？中共——臺灣衝突之軍事層面及美國政策選擇（臺北，國防部出版，民國90年），頁28。

犯臺的成功公算。美國國防部在2005年度的「中共軍力報告」內，即警告臺灣應注意避免被中共速戰速決，並研判中共可能使用斬首策略，在短時間占領臺北市、總統府等政治中樞，而不留太多預警時間讓臺灣有軍事準備。^{註元}我國防部亦根據共軍各項演訓判斷，共軍將在2007年完成對臺應急作戰能力準備；2010年完成對臺大規模作戰準備；2015年共軍將具備與國軍決戰的戰力整備。^{註平}鑑此，國軍不僅需針對未來威脅，確實掌握共軍動態，積極加強應急作戰整備，亦須有效落實全民國防，健全全民防衛體系，以對中共產生嚇阻作用。

柒、結 語

由中共對越共的戰爭性質上分析，毫無疑問這次的「懲越戰爭」，基本上應當屬於一種試探性及威懾性的有限戰爭。如果從戰略觀點來看中共的「懲越戰爭」，應屬於一場有效的戰爭。^{註三}我們亦可由這次戰爭裏中共領導高層的思維間，理出其對外用兵的行為模式——警告、試探、布局、攻擊與和解；而慣用的軍事手段就是奇襲，以便對敵造成強烈的心理或政治震撼！當中共一旦決定動武，則可能會運用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戰略思考來採取行動，即使在整體軍事態勢對中共非常不利，中共仍可能不在乎，因中共認為憑其策略運用和外交手段仍可獲勝；而一般人都會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宜動武。

回顧「懲越戰爭」迄今已有28年之久，以當時共軍參戰的師長張萬年（2002年11月自中央軍委會副主席乙職退休）、副師長梁光烈（2002年11月任總參謀長）、師參謀長

邢世忠（擢升為國防大學上將校長）、團長粟戎生（擢升為北京軍區中將副司令）、師（團）級幹部劉振武（擢升為廣州軍區司令員）、朱啓（擢升為北京軍區司令員）等為例，^{註三}他們都是軍隊中的核心主體，當中共面對不能妥協的臺灣主權爭議問題時，這批「懲越幫」及其所屬的軍官們之用兵思維，未來將會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投入何種變數？應是我們不可掉以輕心之處！

收件：96年01月15日

修正：96年02月08日

接受：96年02月12日

作者簡介

李志堯上校，陸官校69年班、陸院81年班、戰院85年班、戰研所92年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碩士；現任職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總教官。

^{註元} 聯合報（臺北，民國94年5月20日），版A13。

^{註平} 聯合報（臺北，民國96年1月24日），版A13。

^{註三}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臺北，幼獅出版社，民國85年），頁173。

^{註三} 同註三，頁424。